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

異人與子牙來後園散悶，子牙自不曾到此處，看了一回，子牙曰：「仁兄，這一塊空地，怎的不起五間樓？」異人曰：「起五間樓怎說？」

子牙曰：「小弟無恩報兄，此處若起做樓，按風水有三十六條玉帶，金帶有一升芝麻之數。」

異人曰：「賢弟也知風水？」

子牙曰：「小弟頗知一二。」

異人曰：「不瞞賢弟說，此處也起造七八次，造起來就燒了，故此我也無心起造他。」

子牙曰：「小弟擇一日辰，仁兄只管起造。若上梁那日，仁兄只是款待匠人，我在此替你壓壓邪氣，自然無事。」

異人信子牙之言，擇日興工破土，起造樓房。那日子時上梁，異人待匠在前堂，子牙在牡丹亭裏坐定等候，看是何怪異。不一時，狂風大作，走石飛砂，播土揚塵，火光裏見些妖魅，臉分五色，猙獰怪異。子牙一見，竟是五個精靈作怪。

子牙披髮仗劍，用手一指，把劍一揮，喝聲：「孽畜不落，更待何時！」再把手一放，雷鳴空中。

五個妖物慌忙跪倒，口稱：「上仙，小畜不知上仙駕臨，望乞全生，施放大德！」

子牙喝道：「好孽畜！火毀樓房數次，兇心不息；今日罪惡貫盈，當受誅戮。」道罷，提劍向前就斬妖怪。

眾怪哀告曰：「上仙，道心無處不慈悲。小畜得道多年，一時冒瀆天顏，望乞憐赦。今一旦誅戮，可憐我等數年功行，付於流水！」拜伏在地，苦苦哀告。

子牙曰：「你既欲生，不許在此擾害萬民。你五畜受吾符命，逕往西岐山，久後搬泥運土，聽候所使。有功之日，自然得其正果。」五妖叩頭，逕往岐山去了。

那日是上梁吉日，三更子時，前堂異人待匠，馬氏同姆姆孫氏往後園暗暗看子牙做何事。二人來至後園，只聽見子牙吩咐妖怪。

馬氏對孫氏曰：「大娘，你聽聽，子牙自己說話。這樣人一生不長進。說鬼話的人，怎得有昇騰日子。」

馬氏氣將起來，走到子牙面前，問子牙曰：「你在這裏與誰講話？」

子牙曰：「你女人家不知道，方纔壓妖。」

馬氏曰：「自己說鬼話，壓甚麼妖！」

子牙曰：「你那裏曉得甚麼，我善能風水，又識陰陽。」

馬氏曰：「你可會算命？」

子牙曰：「命理最精，只是無處開一命館。」

正言之間，宋異人見馬氏、孫氏與子牙說話，異人曰：「賢弟，方纔雷響，你可曾見些甚麼？」

子牙把收妖之事說了一遍。異人謝曰：「賢弟這等道術，不枉修行一番。」

孫氏曰：「叔叔會算命，卻無處開一命館。不知那所在有便房，把一間與叔叔開館也好。」

異人曰：「你要多少房子？朝歌南門最熱鬧，叫後生收拾一間房子，與子牙去開命館便是。」

安童將南門房子不日收拾齊整，貼幾副對聯，左邊是「只言玄妙一團理」，右邊是「不說尋常半句虛。」裏邊又有一對聯云：「一張鐵嘴，識破人間凶與吉；兩隻怪眼，善觀世上敗和興。」上席又一幅云：「袖裏乾坤大；壺中日月長。」子牙選吉日開館。不覺光陰燦指，四、五個月不見算命卦帖的來。

那日有一樵子，原是朝歌破落戶，姓劉名乾，挑著一擔柴往南門來。忽然看見一命館，劉乾歇下柴擔，念對聯，念到「袖裏乾坤大；壺中日月長」。走進命館，見子牙伏案而臥，劉乾把桌子一拍。

子牙說了一驚，揉眉擦眼，看那一人身長丈五，眼露兇光。子牙曰：「兄起課，是相命？」

那人道：「先生上姓？」

子牙曰：「在下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別號飛熊。」

劉乾曰：「且問先生『袖裏乾坤大；壺中日月長』這對聯怎麼講？」

子牙曰：「『袖裏乾坤大』乃知過去未來，包羅萬象；『壺中日月長』有長生不死之術。」

劉乾曰：「先生口出大言，既知過去未來，想課是極准的了。你與我起一課，如准，二十文青蚨；如不准，打幾拳頭，還不許你在此開館。」

子牙自認晦氣，幾個月全無生意，今日撞著這一個，又是撥嘴的人。便曰：「你取下一封帖來。」

劉乾取了一個卦帖兒，遞與子牙。

子牙曰：「此卦要你依我纔准。」

劉乾曰：「必定依你。」

子牙曰：「我寫四句在帖兒上，只管去。」上面寫著：「一直往南走，柳陰一老叟。青蚨一百二十文，四個點心、兩碗酒。」

劉乾看罷，「此卦不准！我賣柴二十餘年，那個與我點心酒吃？論起來，不准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去，包你准。」

劉乾擔著柴，逕往南走；果見柳樹下站立一老者，叫曰：「柴來！」

劉乾暗想：「好課！果應其言。」

老者曰：「這柴要多少錢？」

劉乾答應：「要一百文。」他故意少討二十文，拗他一拗。

老者看看，「好柴！乾的好，網子大，就是一百文也罷。勞你替我拿拿進來。」

劉乾把柴拿在門裏，落下柴葉來。劉乾愛乾淨，取掃帚把地下掃得光光的，方纔將尖擔繩子收拾停當等錢。

老者出來，看見地下乾淨，「今日小勤謹。」

劉乾曰：「老丈，是我掃的。」

老者曰：「老哥，今日是我小兒畢姻，遇著你這好人，又賣的好柴。」老者說罷，往裏邊去，只見一個孩子，捧著四個點心、一壺酒、一個碗，「員外與你吃。」

劉乾歎曰：「姜先生真乃神仙也！我把這酒滿滿的斟一碗，那一碗淺些，也不算他准。」

劉乾斟滿一碗，再斟第二碗，一樣不差。劉乾吃了酒，見老者出來，劉乾曰：「多謝員外。」

老者拿兩封錢出來，先遞一百文與劉乾曰：「這是你的柴錢。」又將二十大錢遞與劉乾曰：「今日是我小兒喜辰，這是與你做喜錢，買酒吃。」

劉乾驚喜無地，想：「朝歌城出神仙了！」拿著尖擔，逕往姜子牙命館來。

早晨有人聽見劉乾言語不好，眾人曰：「姜先生，這劉大不是好惹的；卦如果不准，你去罷。」

子牙曰：「不妨。」眾人俱在這裏閑站，等劉乾來。不一時，只見劉乾如飛前來。

子牙問曰：「卦准不准？」

劉乾大呼曰：「姜先生真神仙也！好准課！朝歌城中有此高人，萬民有福，都知趨吉避凶！」

子牙曰：「課既准了，取謝儀來。」

劉乾曰：「二十文其實難為你，輕你。」口裏只管念，不見拿出錢來。

子牙曰：「課不准，兄便說閑話；課既准，可就送我課錢。如何只管口說！」

劉乾曰：「就把一百二十文都送你，也還虧你。姜先生不要急，等我來。」劉乾站在簷前，只見南門那邊來了一個人，腰束皮挺帶，身穿布衫，行走如飛。劉乾趕上去，一把扯住那人。

那人曰：「你扯我怎的？」

劉乾曰：「不為別事，扯你算個命兒。」

那人曰：「我有緊急公文要走路，我不算命。」

劉乾曰：「此位先生，課命准的好，該照顧他一命。況舉醫荐卜，乃是好情。」

那人曰：「兄真個好笑！我不算命，也由我。」

劉乾大怒，「你算也不算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不算！」

劉乾曰：「你既不算，我與你跳河，把命配你！」一把拽住那人，就往河裏跑。

眾人曰：「那朋友，劉大哥分上，算個命罷！」

那人說：「我無甚事，怎的算命？」

劉乾道：「算若不准，我替你出錢；若准，你還要買酒請我。」

那人無法，見劉乾凶得緊，只得進子牙命館來。那人是個公差有緊急事，等不的算八字，「看個卦罷。」扯下一個帖兒來與子牙看。

子牙曰：「此卦做甚麼用？」

那人曰：「催錢糧。」

子牙曰：「卦帖批與你去自驗。此卦逢於艮，錢糧不必問。等候你多時，一百零三錠。」

那人接了卦帖，問曰：「先生，一課該幾個錢？」

劉乾曰：「這課比眾不同，五錢一課。」

那人曰：「你又不是先生，你怎麼定價？」

劉乾曰：「不准包回換。五錢一課，還是好了你。」那人心忙意急，恐誤了公事，只得稱五錢銀子去了。

劉乾辭謝子牙。子牙曰：「承兄照顧。」眾人在子牙命館門前，看那催錢糧的如何。

過了一時辰，那人押錢糧，到子牙命館門前曰：「姜先生真乃神仙出世！果是一百零三錠。真不負五錢一課！」子牙從此時來，轟動一朝歌。軍民人等，俱來算命看課，五錢一命。

子牙收得起的銀子。馬氏歡喜，異人遂心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半年以後，遠近聞名，都來推算，不在話下。

南門外軒轅墳中，有個玉石琵琶精，往朝歌城來看姐己，便在宮中夜食宮人。御花園太湖石下，白骨現天。琵琶精看罷出宮，欲回巢穴，駕著妖光，逕往南門過，只聽得哄哄人語，擾攘之聲。

妖精撥開妖光看時，卻是姜子牙算命。妖精曰：「待我與他推算，看他如何？」妖精一化，變作一個婦人，身穿重孝，扭捏腰肢而言曰：「列位君子讓一讓，妾身算一命。」

紂時人老誠，兩邊閃開。子牙正看命，見一婦人來的蹊蹺。子牙定睛觀看，認得是個妖精，暗思：「好孽畜！也來試我眼色。今日不除妖怪，等待何時！」

子牙曰：「列位看命君子，『男女授受不親』，先讓這小娘子算了去，然後依次算來。」

眾人曰：「也罷，我們讓他先算。」

妖精進了裏面坐下。子牙曰：「小娘子，借右手一看。」

妖精曰：「先生算命，難道也會風鑑？」

子牙曰：「先看相，後算命。」

妖精暗笑，把右手遞與子牙看。子牙一把將妖精的寸關尺脈摺住，將丹田中先天元氣，運上火眼金睛，把妖光釘住了。子牙不言，只管看著。

婦人曰：「先生不相不言，我乃女流，如何拿住我手。快放手！旁人看著，這是何說！」

旁人且多不知奧妙，齊齊大呼：「姜子牙，你年紀老大，怎幹這樣事！你貪愛此女姿色，對眾欺騙，此乃天子日月腳下，怎這等無知，實為可惡！」

子牙曰：「列位，此女非人，乃是妖精。」

眾人大喝曰：「好胡說！明明一個女子，怎說是妖精。」外面圍看的擠攘不開。

子牙暗思：「若放了女子，妖精一去，青白難分。我既在此，當除妖怪，顯我姓名。」子牙手中無物，止有一紫石硯臺，用手抓起石硯，照妖精頂上響一聲，打得腦漿噴出，血染衣襟。子牙不放手，還摺住了脈門，使妖精不得變化。

兩邊人大叫：「莫等他走了！」

眾人齊喊：「算命的打死人！」重重疊疊圍住了子牙命館。

不一時，打路的來，乃是亞相比干乘馬來到，問左右：「為何眾人喧嚷？」

眾人齊說：「丞相駕臨，拿姜尚去見丞相爺！」

比干勒住馬，問：「甚麼事？」

內中有個抱不平的人跪下，「啟老爺；此間有一人算命，叫做姜尚。適間有一個女子前來算命，他見女子姿色，便欲欺騙。女子貞潔不從，姜尚陡起兇心，提起石硯，照頂上一下打死，可憐血濺滿身，死於非命。」

比干聽眾口一辭，大怒，喚左右：「拿來！」

子牙一隻手拖住妖精，拖到馬前跪下。

比干曰：「看你皓頭白鬚，如何不知國法，白日欺姦，女子良婦不從，為何執硯打死！人命關天，豈容惡黨！勸問明白，以正大法。」

子牙曰：「老爺在上，容姜尚稟明。姜尚自幼讀書守禮，豈敢違法。但此女非人，乃是妖精。近日只見妖氣貫於宮中，災星歷遍天下。小人既在輦轂之下，感當今皇上水土之恩，除妖滅怪，蕩魔驅邪，以盡子民之志。此女實是妖怪，怎敢為非。望老爺細察，小民方得生路。」

旁邊眾人，齊齊跪下：「老爺，此等江湖術士，利口巧言，遮掩狡詐，蔽惑老爺。眾人經目，明明欺騙不從，逞兇打死。老爺若聽他言，可憐女子啣冤，百姓屈屈！」

比干見眾口難調，又見子牙拿住婦人手不放，此干問曰：「那姜尚，婦人已死，為何不放他手，這是何說？」

子牙答曰：「小人若放他手，妖精去了，何以為證。」

比干聞言，分付眾民：「此處不可辨明，待吾啟奏天子，便知清白。」

子牙拖著妖精，往午門來。比干至摘星樓候旨，紂王宣比干見。

比干進內，俯伏啟奏。

王曰：「朕無旨意，卿有何奏章？」

比干奏曰：「臣過南門，有一術士算命，只見一女子算命。術士看女子是妖精，不是人，便將石硯打死。眾民不服，齊言術士愛女子姿色，強姦不從，行兇將女子打死。臣據術士之言，亦似有理。然眾人之言，又是經目可證。臣請陛下旨意定奪。」

妲己在後聽見比干奏此事，暗暗叫苦：「妹妹，你回巢穴去便罷了，算甚麼命！今遇惡人打死，我必定與你報讎！」妲己出見紂王，「妾身奏聞陛下，亞相所奏，真假難辨。主上可傳旨，將術士連女子拖至摘星樓下，妾身一觀，便知端的。」

紂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」傳旨：「命術士將女子拖於摘星樓見駕。」

旨意一出，子牙將妖精拖至摘星樓。子牙俯伏階下，右手摻住妖精不放。

紂王在九曲雕欄之外曰：「階下俯伏何人？」

子牙曰：「小民東海許州人氏，姓姜，名尚，幼訪名師，秘授陰陽，善識妖魅。因尚住居都城，南門求食，不意妖氛作怪，來惑小民。被尚看破天機，勦除妖精於朝野，滅怪靜其宮闕。姜尚一則感皇王都城覆載之恩，報師傅秘授不虛之德。」

王曰：「朕觀此女，乃是人像，並非妖邪，何無破綻？」

子牙曰：「陛下若要妖精現形，可取柴數擔，煉此妖精，原形自現。」

天子傳旨；搬運柴薪至於樓下。子牙將妖精頂上用符印鎮住原形，子牙方放了手，把女子衣服解開，前心用符，後心用印，鎮住妖精四肢，拖在柴上，放起火來。

子牙用火煉妖精，燒煉兩個時辰，上下渾身，不曾燒枯了些兒。

紂王問亞相比干曰：「朕觀烈火焚燒兩個時辰，渾身也不焦爛，真乃妖怪！」

比干奏曰：「若看此事，姜尚亦是奇人。但不知此妖終是何物作怪。」

王曰：「卿問姜尚，此妖果是何物成精？」比干下樓，問子牙。

子牙答曰：「要此妖現真形，這也不難。」子牙用三昧真火燒此妖精。